四書輯釋

孟子卷之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上聲行去聲實爲詳

〔通攷〕能禾日首章爲因之太大在富彊以得民心爲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章至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去聲之屬也

〔通攷〕金履祥曰此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干甲乙木之旬有十二日如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空亡旬空以對沖為孤孤虛為孤虛甲子旬則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午未為孤虛餘倣此以干王相占筭家所謂吉凶否平生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物

言以之爲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
閉景死驚方○立太乙方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伏布伸逐時
占斗柄夫角所指之方文如六壬遁甲以支加占從義以占
歲古兵此皆其屬也○龍息日孫與號干支所以配時日而
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
成孩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
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實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
比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記
義星以氏商視太公以甲子日秘息谷之斷是也又曰執陳
之法符孤擊監別古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
律書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
吉凶聞聲效勝負 說以作言[illegible]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
兵書所尚中集註謂孤述王
相之屬又將典漸而推、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

民心之和也江州句爲姓下文汀陽浩自謝、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

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道氏曰古非況天時地利若天時不利雖甲兵堅利粟多亦在天時地利之後況甲兵米粟乎古

若爲之故無敵人爲攻之工後世始用金曰兵○謂可以全國氏所爲此利但有不卹人和則在我亦不可已而不可

旧爲人天和民心不和地人和心和則天時不在我而不可也

時在我者不足恃金履稀日黃牛皮若爲單甲者

以可任我 圖攷 則今米斗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者

人米穀粟精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

淺人急非穀後世軍儲多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況師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者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已此章言用兵在得人以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則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

天時地利得失
- 以不如地利言 — 城郭雖小得天時亦不能勝
- 以不如人和言 — 城郭雖大不得民心亦不能守

人和得失
- 以在得民心言 — 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
- 以不得民心言 — 失道者寡助親戚畔之

右第一章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語錄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怪他不合來召爲其賓師有事則

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戰國時諸侯無義競之理古只是以幣帛來聘以致賢者授其所在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國而言○或問萬章見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往其國而言○或問益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臣子所得臣也王不然而乃召之既失禮之後其以疾辭不誠若何而可往哉之先師曰王託疾以召亦託疾以辭其物也吉孔子亦辭陽貨之至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

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孺悲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聖應物而有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宋齊之憂言病不能朝齋齋辭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王先託疾以召孟子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亦虛文矣孔氏意亦非誠也仲子後權辭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輔氏曰丑之所謂敬拳拳曲謹奔走承順之貌敬君以悅從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君以心而王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上声）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朱子[illegible]孟
辨曰[illegible]之
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
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以[illegible]之上以伊周之志[illegible]皆
老而杖奉職王左右而孫子不敢以抗焉加焉至[illegible]出長
民之任則太甲成王之時手不敢商於伊[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仲以致隆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以[illegible]日之[illegible]
在而以致為注之可與[illegible]者於之[illegible]
者是以其尊於朝廷者則不[illegible]
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而或以[illegible]
充於身形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illegible]也曾子曰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
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声是故耳

饒氏曰尊德樂道不如是故是字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盡學師之臣相之

也觀尹之畊莘所遇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声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声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謂當出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耳○此章見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拔於於分說者故於趨走

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其故於責難陳善言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

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上下之交惟不合然後可合耳○輔氏曰天地交

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也此自然之理也出其道以
君不知下賢惟知下持勢以驕賢者下情不如自重惟知德之自哀道微
詳時君无上日驕而下日諂以驕下之情拒不以孟子爲遷閉貨以
渙散而无成天下而日於之不出之恰個不孟子以不知肉可
悲矣爲張氏曰孔子趨內孔子者子去齊朝而出門不爲知之矣
以以爲之禮日則以爲太禮甚子不以孟子不知言者不或
克知何怪於景田子將朝甚子孫仆孟子之言人不能心也
明日出見景王於之田將朝也逸上使王當道而孟子之所義
告之日孟子王曰寡人如就見者也王謂孟子曰何以爲爲
紛故王王日寡人如就見者也王謂孟子曰何以其共之命令
孟子知者今日孟子不可以爲能故對曰是若可以爲大夫
敬人服役之事朝孟子以景孟子吾以之不言之以人子手
者其僕服役之所以孟子於景子仲子之以義大子
無其安其人於其以召於後爲出不人其天之子
始不能有以之王心於之不可於明爲如之賢者仲子
皆有不能知以之於其所以使其景子如孟子之志
意存焉

齊王孟子

以欲見言

此國君見賢師之礼

以有疾召

此見彼以富爵

明日

此與數請造

此亦與微往

以將朝言

此賢人師尊國君之礼

以有疾辭

此見我以仁義

出弔

此與庶人同意

琴而歌於朝

此與拜同意

景丑氏言

見王敬子

未見敬王

此以敬之小言

此見賢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湯之於伊尹

學而後臣

此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

不勞而王

孟子答言

非堯舜道

不敢以陳

此以敬之大言

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桓公於管仲

學而後臣

而以貴德尊士為賢

不勞而霸

右第二章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輔氏曰陳臻只就事迹上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之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夫有所處……猶

之也。問：語録既是羅致之意……

……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日孟子於此三子，尹氏所予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受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君子辭受去取

齊餽兼金一百 —— 不受

宋餽七十鎰 —— 皆受

薛餽五十鎰

皆當於理

右第三章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illegible]〕全書從詳曰去之謂殺之本古註

按持戟之士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是廢棄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声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饒氏曰凶年論得賙卹如水旱疾疫比歲饑饉只是[illegible]

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之之爲去声死與之與平声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圖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曰陳氏名暘字晉之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通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不明也然終不改人欲錮之也

右第四章

持戟之士失伍則去

此論失伍以起下文失牧之罪

以戰民言

以牧羊言

老羸轉溝壑壯者散四方

由大政論則齊國君之罪

求牧與芻不得立而視其死

由所守論則齊大夫之罪

〇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中去聲 [seal] [illegible]周禮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illegible]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蓋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張氏曰孟子異乎蚳鼃故得從容不臾陝善閒邪以侯工之陳可徐數乎進退之宜也然宰致為臣而歸誠意惻至路告曲盡而王終與悟他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然照哉王之然從容不迫他豈悻悻者能識之○輒氏曰距心有官守然盡有言責盡雖末自以為眾然諫不行能去矣○距心雖知其罪然加是而止不闕其能去此盡賢於逆心矣之意賓師從容擬訊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以少焉不入不亦儻去但覺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怯也逼迫不得職不肯同其言則目下便看有或有去孔子久矣但見去而得不與說不同曰正是一般盡孔子還迫後來略待孔子故孔子在衛而極後時後來卻因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方不隱位衛行自衛靈公可夫去故此遂行再日遂行求是久有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間而已不又引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不受即此則故可於久而久是天理即此則淺於欲故惟聖人能盡其道焉此則辭當於天理不如此則非天理也惟聖人能盡其道焉

注逼問謂不與孟子 皆言劉曰陳邀

辭日引清則游心

君子進退久速

以孔距心言 有官守 不得其職則去

以蚳鼃言 有言責 不得其言亦當去

以孟子言 無官守言責 進退綽綽有裕

右第五章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 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饒氏曰使事謂所奉之孔邢 以公之嚴凡孔文衕激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

不欲與言於孖公行子亦可見今論丑不適乎論論所以不
說言之意未治叹也蓋欲使丑自悟耳○語録謝賓師知何
日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宗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以
之則不任又御爲使出乎○張氏曰王意時猶孟子以爲重
有司之事不敢以煩雖則行之者也故既或治之未見有可
正之事亦爲用有言哉○輔氏曰失戲或治之乃各毋未嘗
與言行事一向有司既治其事則不以与言亦助事之理其
中自有不懸而厭之意耳君子侍小人惡惡雖不詳無然亦
不疾之已甚也○先師曰治之朱子以爲
有同南軒以爲驩正是治之者今亦存之

孟子不與驩言

齊卿之位（此以位言也）反之（此疑）既或（此謂可不必）
不爲小矣（可與而與言）未嘗謂其治之言以見孟子
齊滕之路（此以地言也）與言不足乎何之待小人不
不爲近矣（當親而有言）何也（與言）言哉（惡而嚴如此）

右第六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槨亦七寸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輔氏曰古棺槨无度想只過於厚觀易謂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輔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不得得之以說葬也非獨指財而言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爲（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江氏[illegible]直曰比近也指近死者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此物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爲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張氏曰欲使比及其化而土不至親膚而後庶幾无所恨也墨子薄葬固爽夫良心而後世厚葬之過其失均也蓋曰盡於人心則不只以有物也過是而有加則亦非天理矣○先師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恔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以誠以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无以盡於吾心於心不爲悅不爲恔也以悅且恔然後於心爲盡不得爲而惜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刻不得爲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爲不然則力所能爲者亦何因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无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喪葬古禮

盡於人心〔不可〕不得不可爲悅〔不可過爲〕得之〔何可〕

非爲觀美〔不可太殺〕無財不可爲恔〔不可強爲〕有財〔不爲〕

右第七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之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形甸反下一篇新見音同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輒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天王命來問則孟子必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語錄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以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興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此說固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

伐燕可否

- 以子噲與燕言 —— 不可私與
- 以子之受燕言 —— 不可私受
  - ○此有可伐之理
- 以天吏可伐言 —— 不可輕伐
- 以士師可殺言 —— 不可輕殺
  - ○此知勸伐之誤

右第八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平即燕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

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鄒氏曰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通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防以其弟爲詐舜爲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爲畔周公爲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

首圖 通攷 程復心曰：此是集孫程子游氏兩說合而成之，可謂曲盡人情矣。舜古周公皆是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倫処人倫之極變。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孟子責賈爲君文過之心，不言之表而責之。)○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去聲)之曲爲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之章)、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

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

矣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咲无位亦謂弗為也此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侯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于攻也故

以齊王甚慚言

此本非善改過之機

以陳賈无患言

此又遂非文過之資

以齊人伐燕言

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天理人倫安在

以燕人畔言

此燕人不幸而為此

以武王勝殷言

立武庚使管叔監殷

天理人倫之至

以管叔畔言

此聖人不幸而當此

以古之君子言

无非仁善改過之美

以今之君子言

无非遂非文過之惡

右第九章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謙言前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惡平聲夫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復扶又反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況本非欲富乎○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討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甚用是多端為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斷徒玩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見形甸反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龍斷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有引喻以然之意而不發上王與者此章之類是也蘇氏曰以王闕務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齊王闕不得自言之然之為不如孟子之心

繼此得見

此孟子使己為政之用則亦此不得於此又不苟去己矣又使子弟為卿求於彼之小人

孟子此道不固所願也

之仁心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不得於此而

致爲行故去

臣歸[之本心]中國授室[以齊王]而發言是予欲富乎之[不求於彼之君子]

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此旣得於此又]

養以萬鍾[之私心]左右望而罔市利[求於彼之賤夫]

右第十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齋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嗣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固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必侍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佞之人若何以異。○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候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蓋柳嘗閉門以辟繆公，不肯見，申詳見禮記也，與泄並賢，其賢可知。○則繆公於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己之成也。德若子思，則有此賢。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嘗施之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下同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倪氏曰孟子之於齊王，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然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以安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

行恩宜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
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无賢臣耳

孟子去齊有　此客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此君恐臣　子為長者慮　此可見君
為長者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不察其誠　本無愛賢
為王留行者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　此臣恐君　而不及子思
之慮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不察其誠　之心

右第十一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千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本心也三宿出晝予日望之此餘意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何可反蕢者所以爲果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出易乾卦文言○語

鄒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避避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与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出齊恐之迷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張氏曰齊王資雖趨而不敢然疑夫節非獨情以自歟歟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爲王如用子天下舉安盡其安天下之遂已素守於留出而其未則在於格君心故舉舉望于之於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欲已而後宿者是然意所發其諫也固无救意之成其夫也又无志學之氣負小丈夫哉○觀氏曰方其求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學之意蓋決然決皆義也故去不去者口也○李氏所以說受則違之之說受只是不除遽矣也當看情字○通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

而其憂遑遑之情與荷蕢之悲然忘情者大不同也○先師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纂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扮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告可与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然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千里見王（可見其所欲）王如用予

不遇故去（可見不得已）王由足為善

豈徒齊民安（此行道濟時）

天下民舉安（汲汲之本心）

庶幾改之（此變君澤民）

予日望之（惓惓之餘意）

右第十二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一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有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旦反）宜生之屬

圖說（前篇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三年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輔氏曰不能无不豫憂世之志也賢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以王者言
- 堯舜禹
- 湯文武

皆五百餘年聖人出

以名世言
- 皐陶稷契
- 伊尹萊朱
- 太公散宜生

皆名一世而爲輔佐

以天未欲平治言
以數則過
以時則可
若有不豫
此見孟子憂世之志

以如欲平治言
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
何爲不豫
此見孟子樂天之誠

右第十三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故著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illegible]○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張氏曰孟子書猶以為孟子之速去[illegible]

[illegible]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問出孟子初見齊王之時[illegible]

有為而可去之我未宜不先齊也初見齊王必[illegible]

受者又以其貧亦有可辭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illegible]

否也而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言其留以為此[illegible]

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其詳學者所宜深究也[illegible]

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illegible]

於崇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爲臣所以此爲際可之仕則行
可者見這道理滿可行也孟子自崇館退之後未見其道之
可行所以然於不受祿○又曰禮則有常業則有催知君命
召不後焉礼也有不召之臣使是義孔氏說得自海○先閑
曰不受辭祿此孟子最言數其起然不屈進退辭受末全在
此一受與辭則爲祿所寮是爲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辭擇而
去齊王猶欲以萬鍾槩之豈知孟子者言意戰國之世
高節於詩惟孟子一人而已無戕焉者其曾仲陳子

以仕而受祿言　禮之常

以後有去志言　志在必去故有不受之由

以不仕受祿言　禮之變

以然有師命言　勢難遽去而無終受之理

右第十四章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通攷】（輯釋禾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闢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聲）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音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四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

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集註已包後面成饑等三說之意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蔡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三暦則以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曰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通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謂從性化發育處是不從人生禀受如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發原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論自孟子了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禀於天以生之理也一句便闢到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性不是性有性人理同性天一性闢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事也舜天下無理外之事道性有惡以為也所得以生之理無然而人不能皆為也但據集註言物故不言氣質言以孟子之意言之又曰程子曰性善一字子言氣質之性

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識前賢所未發所有功於孟子

通攷

語錄孟子言性善是就發処言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以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又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一句相表裏皆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又曰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善又曰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纂疏曰性善是義理之須賴○張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出也斯言也天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賊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体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体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徵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

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文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終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必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通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說得性字稍寬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分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夫扶又反下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又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个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通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音悅命篇瞑眩憒古對反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為善也語錄滕小不過如今一縣孟子只說可為善國然不成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黃氏曰登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勵其志○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甸反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

信矣。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此以此推之他可識矣。先師曰林氏於下章言援礼処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前引三句 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舜何人予何人有為亦若是文王我師周公豈欺我 此示世子初无高遠之異

孟子初告世子 道性善 此見仁義不假外求 稱堯舜 以聖賢可學而至 再告 道一 此見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初无他說

後引一句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此戒世子安於卑近之病

右第一章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

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

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

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

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

三年也齊衣下縫也縫音逢不緝曰斬衰緝七入反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

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食音嗣此

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子答滕文公喪礼不說田
自天子違於庶人言二到
喪礼之大本也三年齊項
不得現先王全經矣然跪
義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其
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度
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為
以其度義節文之小不義
巳此別向所以喪葉之備
加殺孫適曾寢之流是也
喪大說君之喪子大夫又
食戚士號食水飲夫人公
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卅
衆臣妻妾就食水飲士士
果歸人亦矩之右大夫亦
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士肉

語録孟子說制喪肯宰其縛而妬
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逆之斬○孟
細倅上只說齊說之服諸粥之余
便是大原大本○或問自盡其心
餘說喪礼之大經也孟子生戚國
亥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試之道
蒔若駐閣而於大本經之際則
主而勸乎人情出変大文之則礼
起矣後出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
而不敢為孝以說乎以不備而後
然無話子之孝而強大之礼
不兄乎私意之盜而為矣記
子喪十皆三日不食巳大夫公子
姊說妻皆說食水子夫之喪主
說食水欲室若其飲大臣也士謂
如之飲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康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通攷】趙惠曰文王子周公旦旦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母弟封於滕乃侯爵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

他求者言當責之於邑宰六卿之長上聲也 通攷 吳氏曰六卿之長冢

此爲說諸侯言之當論語訓太宰冢宰是 加 鬻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通攷 熊禾曰粥之食二

日食粥既葬疏食出喪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飲水大夫之喪子衆人士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即就也尚

加也詭詭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孟子言但在世

子自盡其哀而已 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 聽於之謂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 通攷 熊禾曰諸侯五月而葬出左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通攷 猶直曰哀大訃父母

之寢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此君大夫居廬之制謂於中門之外東牆外倚木為廬故云寢倚廬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故云不塗既葬情殺故柱楣稍柔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居廬外之顯如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闈障之也襢露也未葬則倚木為廬故云未葬居倚於既葬而柱楣塗廬則不得謂之塗廬矣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非君大夫則雖既葬亦倚廬也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礼廢壞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附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話子言欲行此礼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文以為知礼何耶盖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礼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之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懽然而從夫天性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通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注引林氏說首尾以卒性善而言者盡哀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之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眞可為也

以其將行言、父兄百官皆不欲、未知反求而不能取信

生事葬祭、此乃通、自天子達、貴賤通行、

世子問行喪禮、疏服飦食、行之禮、三代共之、自天子通行

[illegible]百官族人謂曰知、[illegible]

右第二章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饒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可起用任見孟子則以是以礼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　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絞古巧反）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庠校之事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趙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言其說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允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所謂助而不稅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宜改】

鄉遂同鄰鄰之也在國中遂人所賊是也
都鄙之地在野內周禮匠人人所賊是也大
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
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
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鄉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亨六遂
猶同族之六鄰遂人以上比之圖經田野治縣鄙形侏之法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縣爲遂朱子所
謂以五比鄰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皆有此餞漏
鬪之所謂如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鄭禁名二尺凡一
失所受之田間以有遂故門夫閭有遂溝上有徑徑之道同
客牛馬行亦所少通行於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
池溝之深廣倚於遂溝上有野畛之涂可容大車百夫有之道
百夫万畝之田也道之廣徑於溝澮士有涂涂之畝可容六
車一執千夫有澮千夫十乃畝之用也川所以受溝路之
水川上有路之之廣可容牢三執以達于畝畝亦遂之步也
海百夫之田爲一經界十夫之田詞一達百夫之遂凡十而
皆自溝澮有九而皆備百大之田乃畝外其澮直千入之田
十萬畝外其澮備比鄉遂之大畧也小同徒乃經土出而州

貲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也乃遺家覇奚地制井
田異於縣遂重立因小司徒為經之每乞之邑繼廣谷三制
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
此識內采地制井田疑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
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定遷隔
而言也○本新說於曰鄉家在近郊遂郊之間平原數野可
肅為乃夫之井故有渠洫途路溜鄙謂甸縣縣都絕山林段
韙在內數用溝洫整齊分遇但遂乘畫為井田○全蠶存曰
特註之說賦明而語錄亦自頗之古者田制遂經溝溢洫倉
濟凡求民封賦自為諸說僉於川以水積山案代而後成若
西又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則一特
們家流易因不甚難而溝畛洫全例絕也代大貴民方之而
不所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其井皆熙遠徐岸但各以
畝多為計而所謂畝又与今尖斜折方不問近者六尺為立
步百為畝所謂畝者闕一法長百法古人貢柔根家設其沂
器畝即今陲只麥者作田藝也詩謂畝南宗貝畝器田謂作
嗜向兩同東視水士之利也古者中土阮畏平田但止以田
谿為計夏亡戎之將田未尽闕又去古未遂策土大大無不
躬稼穗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九十數比閏一井則十八家
受之而自貢貢什一至數人則田仁開闕一夫受田七十緊
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說公田六十將至問則廿田
尽調而者予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四之猜工商不尺受田
惟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賞法十夫有溝治鄉消
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名受田百野其房舍則發因之外又
實按若干賦三代可以例註也○待衡日逼子頃治氏百十

丆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甸五百七十六家家一人則五百七十六人一淡者軍
也餘七十六人為軍外之用以詩与春秋觀之江甸之法其
來尚矣佰夏貢無公田一大受田比不十畝一成之術百井
甸六十井五百七十六夫家受五十畝為半夫五百七十六
家受田十二百八十八大耳所餘亦頃之以九等通率家役
莱之夫則田來旦取足於一甸之內畝外三十六井其三分
去十之法刃成一旅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万二千五百人
為一甫七十五成則三軍矣稍餘二十五成以為宅田千田
賈田旨田牛田賞田牧田間田及餘夫之田是方百里僅河
為公侯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甸五百七十六夫周
悉井其田夏則田莱各半蓋夏之特未尽闞故也畈人七十
而助雖助為有公田一成百川甸六十四井除公田為五百
一十二夫計五萬一千二百畝五家十二家各受七十畝計
二萬五千八百四十畝家受莱者三十畝計一萬五千三百
六十畝其甸外三十六井亦三分法一之法也一同百成為
三軍二十五成為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坂田間田
及餘夫之田殺每一國之地為都鄙則有遂矣行三軍鄙亦
三兩三鄰三遂也周既增地制或宅田等亦有餘地故國井
中為四畔五鄙則二軍田雖國中四軍故曰千粟之國凋

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語錄此亦不可事知
但因洛賜議論中通
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
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
扶問反
下同
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
蜊氏曰非以
文王治岐耕

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田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語錄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率其大而不必盡然其細也鄉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闊易自成一家乃經論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蔡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雖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議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便制每有增加則其等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弘時之田畝其頃擾之已其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小至商而復周而久儒此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地際文而用發哉授田之際隨時而知

者。張氏載栩氏曰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收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五禮胡計五計二反謂陸音土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皆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

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舒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遊禄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通攷

董彝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与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世則爲善在後世則爲弊非法之過也人爲之弊尔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爲良不得人而用則爲弊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禄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如字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

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語錄考之周礼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礼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処却不理會細碎通攷許謙曰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養之事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語錄問鄉學如何曰皆是鄉黨庠序而學曰[illegible]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輔氏曰[illegible]曰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illegible]氏曰孟子欲得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illegible]以教

之。皆齊王滕公皆由此。小民親於下者，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兼尊君親上之親。或問夫婦有別則猶直恐已十如何相親。曰：夫婦尤別，則其親瀆，瀆便相離了，有害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各其偏者爾。○陳氏曰：校老序射皆教，校是以教人之事，猶三代欲異其名，故取養不同，然此三者皆謂教也。鄉學異名，至於國學則但同謂之學。言學則庠於序皆學之矣。鄉學雖有異名，國學無異名，其所明人倫，教之之事則同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補典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語錄：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人自為國得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

屬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通〕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踰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通攷〕許謙曰：設為庠序學，小民親於下，務之當。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皆文公當立。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則。盡畢戰推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縱橫。縱者為經，橫者為緯。只拿經字，有緯在。封中溝洫之。塗，道路。封，土堆。植，種木為界。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并去聲故井地有不鈞。〔通攷〕吳程曰：鈞，當與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

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輔氏曰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趙氏曰井地言之以地而畫井井田則因田既成井而言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声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分田以治野人說祿以養君子○詳曰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因井圖政全覆詳曰地中公田所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同制所上文系長就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小人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以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加戰國之將諸大國君能修復井田不為閭閻信至活池以發此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田將不分於不然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

通考

[illegible]愚曰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二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爲九千二百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爲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共一百萬二千二百二十四夫凡此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餘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是爲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三百人爲一軍是爲一遂之賦餘二千二百二十四人爲軍外之用○表明甫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耗瘠肥故其賦重於郊外

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語錄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皆連爲所以行不行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卻行井田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有一箇

長子井孜之法九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輸
氏曰鄰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所貢
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此前
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
金貢符曰孟子雖不民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考周制鄉遂周
貢都訟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
助鄉大夫食邑無過畝之夫○朱子井田類說曰班志古皆
楚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臺臺三為
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其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分
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民受田上旧
夫百畝小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粟
注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
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
姓吉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分以口受田如此
比上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私財則計口
發財稼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糞之入也賦與中馬兵乎士
徒之役充買府賦弱子之貴稅給宗敵百神之北天子乘養
旨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僅殺以耕五
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黨以妨五穀環宅種家萊家有雖四
訓果疏館於疆賤雞將狗家無失其所女將蠶獘五十可以
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旅為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十五百戶又日三年耕則餘
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比比也故王者三載巧績九年耕
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故三考黜陟冊登曰乎餘六年食三
登亡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
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通攷〕鄭真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錄問鄉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稱句耕乎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去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凡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其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

天地間只看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其餘老小尚有餘力八二十五畝也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通攷]孫悠悳曰周禮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分去聲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通攷]黃[illegible]曰論語鄰里鄉黨二十五家爲里蓋因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之說孟子八家同井方里爲井都鄙爲里言數之

不同如此授民居与授民田異民居以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里殷田以方里爲井而八家同井〇袁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始井字後世因焉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爲萊田助皆借也請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甸以爲萊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萊田及廬舍畝者通非言其通用夏殷貢此之法比請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爲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外公田而百民之力與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此殷則每家皆多三十畝耳国中謂近鄙之小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谷以其廿分之一上貢于官此則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下十畝耳其萊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文分授之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輔氏曰四句非解潤澤二字之義乃就井田法上言必能如此立法然後可謂之潤澤也〇饒氏曰或問潤澤之說曰前面說底是潤澤

句了。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來寸以勵之謂乃是知數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乃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呂氏曰子張子渠横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去声下言治同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平声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上声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声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災通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喪禮有節

文[illegible]界之法有制[illegible]
皆出[illegible]變故不可詳考而能因時以致詳推[illegible]
骨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合[illegible]之才
矣張氏曰井田仁攻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
因制保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溥得其制則
君子顆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爲洽之所由因也人皆知商
數發井田開丹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發文矣盖孟子将
井田之法雖發而井田之名尤在暴君雖去其執樹不孜易
其名也至數始湯然一派其迹而掃除其丹循所寿其名法
之矣○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布開端使協成了如何段得商
人七十或周人如何連更白或至於衛迥陸些可非一朝一
文所能成朱子亦貲疑之王制與吳程曰周人兼用貢
周礼巳不同孟子多是服度合之助則井伍趙不能盡
行於常特光古令風土異宜而後出乃欲悉取法焉雖矣集
註載張子之事以總此章之後于以見聖貿之心惓惓發民
方此○善按程子有言必井田必封建必內刑非聖人之道
也善治者以井田而行之而民不莉放封建而徒之而民不
努教內刑而消之而民不然故善孝者得聖人之意而不服
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和而制之也近時奉天揚紫
陽亦曰總治道言之不能復者井田也內刑也封建也不必
求備者明堂也籍田也外祀也必不可爲若草號也德運也
封坤也必不可發者李校也遑辛也刑賞也溢法也
乜田也盡均程子之意相表東始附于此済若詳之

夏氏貢 此由俊而有制

夏曰校 此由恭而禮下

以經解經　殷人助　周人徹　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法

以經解經　殷曰序　周曰庠　所以開世祿及庠序學校之事

右第三章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　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通攷　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椓竹角反　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之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

者也當時民淳事簡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又乎世變風移後至於唐虞之際[illegible]豈復生於當時以立於世[illegible]不容固守其舊矣況[illegible]所之安乃後以是[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方所[illegible]黃帝[illegible]孔孟[illegible]稍神農黃帝之說[illegible]推古聖賢為宗以求[illegible]曰後世出小道必[illegible]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illegible]之事而[illegible]大人之事以答之[illegible]孟子闢許行即此其意亦但遏之[illegible]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

治民事也屬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怪音)孟子分別(彼列)君

子小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声 与平声)

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上声)

此孟子之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瓦器者，冶為釜鐵者。陶陶冶厉也民大之說乃是因行厉民自義之言承其厉字而明其以斷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此弁陳相理明反說，孟子卻此二句以難之。白丁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為故。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猶有放古語字。君子無小人則飢，無小人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

渠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蔑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所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咈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咈拂情以妨正法，卒歸於不可行耳。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

敷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音)津

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

通攷 吳註曰曰簡曰絜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絜為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絶不可恍以水道求之九河卒在河閒路滄州境內今其存者尚五六數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明有絜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

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先師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太擧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事以照應前獨可拆日為与句

通攷 金履祥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西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三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拾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

淮當是跳九河瀹濟排淮平而油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尖
漢而注之江○趙惠曰春秋晉當通吳而會之以制楚又會
之于鍾離會之于祖皆吳楚之間而彭城則吳晉往來之衝
也故楚塞密戚之道而晉爭之吳之通於中國由此塗耳雖
澤之會晉將會吳逆吳子于淮上而吳辭以水道不可豈求
地勢之阻隔別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之不通始
城邗溝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
誤以淤為蓋因此也善拔○趙氏此說与集詮異姑附錄呰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声勞來去声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
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

【劉】趙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稷名棄若其母有邰氏此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

子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說文[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曰治水之役[illegible]行故禹明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夫暨稷播種以食則禹因[illegible]其便宜有可播種以為民食者授其方授與禹未始之[illegible]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亦[illegible]門不暇入

可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生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典者人道之常天所叙本有此典勑是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也正 惇厚也勑正也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是典則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教言厚人倫）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勞如字）者勞之來（去聲）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撕[illegible]字 振）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語錄問振德[illegible]曰是然不是[illegible]只是提撕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illegible]自得之又[illegible]縱而教之○先師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

何假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亦如此之而暇耕乎是可提撥耕事以照應獨可耕且為与一句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声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接上文三憂字而又先師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己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皆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諸侯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声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人者對己而言而難久教之者僅己耳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應惠字句教化無窮矣應忠字句此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句惠字忠字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音洛也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掇耕事以服應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不特辯闢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辯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步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爲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通證】禮記檀弓上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无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通攷】逌惪曰檀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孔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註不爲衰吊服而亦弗朱子翁子爲朱子用吊服加麻制爲深衣用冠經成用疏衣頭巾○若彼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將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者與君父近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然則子貢之論爲未盡善而朱子取子盖有聞於程子之說故

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
象有似之者如禮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
也【訓詁】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問鄭讀為斷喪去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
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
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
去魯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
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
斯知不欲速貧也【通攷】趙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与共立為師故集註謂盖其言行氣象有
似之者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二步高一丈二尺冢前
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荊棘及刺人
草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

日燥烈言暴之乾(干音)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如兩反)彿(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賛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譬陳相由高遷下不如鳥能舍下遷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

安猶也。今按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不善變謂變於夷也講意曰門人問晦翁曰魯頌乃僖公詩而孟子引以為周公何也先生曰此是孟子讀書不子細爽又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亦無是事先生曰此說頌之詞也見只以大者說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饒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此說得過前此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者其排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亦託神農黃帝

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情猶實也自然之理即謂物之誠實理也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循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彼強欲齊之以私意橫生穿鑿爲謬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雖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設豈不甚哉孟子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斷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並闢之說亦可坐見其偏矣

許行　此為神農之言而失其義理者

君臣並耕　此陳相道許行之言欲陰壞君子小人之法者

市賈不貳

南蠻鴃舌　此言許行之學無足師

神農　爲耒耜以教民稼穡者

孟子　此遵先王之道而欲行仁政者

禹平水土　稷教稼穡　契為司徒　此見堯舜憂民之大者非惟不暇耕亦不必耕

陳相　此為許行之言而自棄其學者

勞心者治人　勞力治於人　此孟子闢許行之言以發明大人小人之事者

江漢秋陽　此言夫子之道所當師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延

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通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視親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說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通證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義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詰克乙反或問夷之誠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耶曰孟子辭以觀非說為己任然不過借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設與人交口辯辭以褻吾道之尊也譬如竊夷殺賊之言

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下夫音扶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謝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楚宜反等施由親始，則推吐灰反墨而附於儒。又言墨氏兼愛之教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

則包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是夷子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

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理屈辭窮殆爲此說以自逃遁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輔氏曰彼有取尒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爲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正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非謂愛兄人之赤子与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即与己之子無異也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語錄問愛無差等夷子既云此說便當一視疏合貴賤方得分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疏對待而言皆排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所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親是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指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

也矣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盛言非為人説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遁出來説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个一樣重了於一本有兩根也又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或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説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於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以而順者當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勢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佛老觀之吾所以把彼者至矣彼才當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知其則尤夭則而無以自安此其理之待說之勞於此亦同然況惜出無子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則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溺信於墨氏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泯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肯因其明而愛之也○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此是說周書別有所指譬也下二句切解同者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之愛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於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通曰本文曰

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深謂之[illegible]便役法矣
人爲之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人物之生有不齊無
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矣子一本非
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爲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
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
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
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螻音婁蛄音姑
嘬攢徂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
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
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

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虆力追反籠盧紅反梩土轝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孟子就本上一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爲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住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語錄之字夷子名若作臣字不成句法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易去声下同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蔡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一場納約自牖之義○通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是一

學字依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
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
明而教
之也

吾固願見 此忍其心之 墨之 此墨儒者之道 此夷子本心 以一 親親仁
不誠而托辭 治喪 學之 之明故欲援 民仁民
今吾尚病 以觀其意者 以薄所貴若保赤子 儒而入於墨 本言 愛物原
於一本

墨者夷之 此益墨學 孝子仁人 此乃孟子申 憮然爲間 此見夷子自
求見孟子 而排儒者 掩親有道 明一本之說 曰命之矣 覺二本之非

今則可見 此見其心之 夷子 此學 愛無差等 此夷子所學 以二 [illegible]
已誠欲盡言 辭其墨而 之蔽故欲推 本言 等施由 親始可
我且直之 以正其失者 親厚 異貴 施由親始 墨而附於儒 見二本

右第五章